

乡土

龙行下里的农耕文化

□王文正

睢县的东环路扩修为一条双向八车道的路，平坦宽阔，冠名为“迎宾大道”，从锦绣大道向南延伸，直达商登高速的东出口。放眼望去，绿道蜿蜒，青纱葱郁，曲桥幽寂，小河妖娆。迎宾大道的中间地域就是睢县白庙乡的单庄村，作为村委会，辖有单庄、陈庄、雍楼、蔡庄、彭庄、李庄和后王庄七个自然村，组成北斗七星的图形。近几年，单庄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的东北角建立了社区，叫凤凰府邸，附近的村民纷纷到这里购房。商场、超市、饭店、医院也陆续建了起来。人来车往，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单庄的设立也是有典故的。据传，明朝有一皇帝选后，选中了张娘娘。回京路经此地时，娘娘不幸病故，葬于此地，修寺院一座，名“单冢寺”。后有人迁来居住，村名“单冢”。清末家废，民国二十年寺院毁，村更名为“单庄”。明属锦衣乡，清属龙行下里，民国属二区白庙。1958年属周堂公社，1974年后属白庙公社（乡）至今。《地名志》中记述了这段文字。

翻开清光绪十八年续修的《睢州志》，卷之三《建置志》的田赋篇道出龙行里的设置：睢隶归德府，土多沙瘠，

时遭河患，故所属皆用折亩……睢境田赋分里征收，凡为里者四十，曰：在坊里、重德里……龙行里、平康里。以上旧志。境内旧里分为上下者凡十五里，今为三十里。境外旧里分为上下者二里半，今为五里。新增十四里，合计为七十二里。单庄村这个地方叫作龙行下里。里的级别相当于或大于现在的乡镇。

在凤凰府邸社区西面，仅有一路之隔的一座农家小院显得异常幽静。如果走进院子，两眼会立刻放出光芒来。琳琅满目的农具，陈列的文物、照片、实物，自别汇分、整齐划一。观赏之时会感慨万千，仿佛走进了农耕时代，那记忆便油然涌来。这就是年近七旬的村民陈振国深谋远虑，筹建达十年的“中原农村文化博物馆”。

无论是院墙周边还是中庭地带，摆满了物什。犁、耧、锄、耙，自然熟悉，因它是农民的必备工具。箩筐、扁担、草鞋、簸箕，用过的家具毋庸多说。院子里的石磨，有人推动着，“两层楼”间的麦粉不停地落下，推磨者感受着过去的农家生活。石磙是碾麦的工具，在院中间比较醒目。

博物馆场地有限，成为收藏的不利因素，还有很多农具没有展现出来。

在历史的长河中，劳动人民为了生存，不但种植了多种农作物，还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无数农具，使得人类得以繁衍。

查阅资料，不同年代的农具都有详细的记载，就拿耨耜来说，这个农具早在诗经时代就已使用了，是两种似锄的中耕除草农具。在王桢《农书·农器图谱》中作“钱镈”，主要有钱、镈、耨、鋤、铲、耘、耘耥、耘爪、薅等，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演变和改进。而农具中的蓑笠，为遮雨和遮阳之用，这部分农具也包括蓑、笠、扉（草鞋）、履（麻鞋）等，除此之外还有斧、锯、铡、砾等农具，以及各种装粮食、脱壳的农具，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农具。

延续了数百年的农具，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家家必备，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涌现出了很多新式农具，老的农具只能留在了记忆中。

在博物馆里，收藏有晚清衣架、清代砖瓦，20世纪70年代留下的特殊票据，布票、粮票、小额纸币、邮票等，也有毛主席像章、油画和名人字画。这些票据和像章，反映了那个时代独有的特征。收藏者展示着一份契约，这份字迹模糊、纸张发黄的契约，仔细辨认，

显示“龙行下里”字样，上面两个繁体大号字“卖契”，中间是内容，已经辨别不清，后面写着“此项三联单据骑缝均盖鹿印”。次页为“中华民国十四年”，即公元1925年。也就是说，清朝所收赋税按里分配，至民国这个地方仍然沿用“龙行下里”。

龙行里附近富有河流，就目前而言，就有五条河环绕。惠济河和通惠渠引黄河水流经此地，利民河居右，申家沟居左，南北贯通，申通干渠横穿其间。五河纵横交错，灌溉着肥沃的土壤。政府为了建设新农村，把这一区域规划为五河湾，单庄村成为五河湾的中心。五河环绕此地，惠济河、通惠渠、利民河、申家沟进行了开发，河岸拓宽、硬化、绿化，车道和步道分行，申通干渠也进行清淤，修缮。睢县号称“中原水城”，这里的水文化内涵丰富。睢县附近是中国粮食地理中心，是沃野平原。男耕女织，是农耕文明的代表，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之乡，锦绣襄邑源地，在古代，睢水和涣水都通向此地。丰富的河流，对农业生产起着促进作用。博物馆的建立，对挖掘民族文化、传播民俗文明、深化农耕记忆，展示农村风貌、留住美丽乡愁，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藏头诗）

□杨忠信

人类亘古战事连，
民众奋起保江山。
军事武装驱倭寇，
队伍阵容速扩展。

九曲黄河可见证，
十万工农斩凶顽。
六六皆顺踏征程，
岁岁图新步坚挺。

忠诚无畏多壮志，
心系使命不惧难。
赤旗高擎紧跟随，
肝胆相照真情现。

令令必从秉天职，
党掌航舵向彼岸。
指点江山率劲旅，
挥刀破阵冲哨沿。

陆地辽阔驻精锐，
海洋浩瀚驶舰艇。
空中银鹰蓝天翔，
军营固若金汤般。

东眺长岛防蟊贼，
西望群峰壁垒严。
南观大洋盯台独，
北瞰疆土四季安。

各类兵种蓄内功，
大型演练出重拳。
战地硝烟弥漫处，
区间竞赛求高严。

克制容忍已至极，
敢教寻衅挑事端。
制约邪恶匡正义，
胜券稳操非空谈。

无所畏惧聚合力，
坚定信念勇善战。
不遗余力展雄风，
摧枯拉朽挽狂澜。

争分夺秒抢速度，
创造奇迹再攀攀。
一览天下世界同，
流金溢彩霞光灿。

壮举缔结雨水情，
我为英雄点大赞。
国人祈福军强大，
威震八方刮目看。

保留基因铭初心，
卫士宏志高云天。
和睦命运共同体，
平抑霸权反战乱。

万里江河泣忠魂，
古今亿民祭英贤。
永跟党走解放军，
垂青史册丰碑镌。

观影《长安三万里》有感

□李学士

大唐春色醉如酒，
玉盏邀来月半弯。

许是当时众星醉，
纷纷吐曜向人间。



游历

大汉雄风贯古今

——观刘邦斩蛇处并赤帝峰铜像

□张在福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还乡”所吟唱的一首“歌诗”。《史记》载：“汉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并告父老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虽一统天下，身居高位，却仍对故土念兹在兹，耿耿难以忘怀。

一个出身亭长、欠读诗书之平民皇帝，却写出大气磅礴、叱咤风云的《大风歌》，堪称史上一个奇迹！

既惊叹于其奇迹，癸卯四月十六日，吾偕老伴、儿子驾车，直驰芒砀山“大汉雄风景区”。此景区乃汉之源、龙兴之地也。进宛门，迎面是一尊威风凛凛、手执宝剑、矢志斩蛇的高祖雕像。

高祖何以斩蛇？史载：秦末刘邦起义于芒砀山，征战途中，酒醉，有一前行者回报曰：“白蛇当道，无奈。”醉意熏熏的刘邦斗胆曰：“壮士，怕甚，跟我来！”言毕，见蛇翘首，抽剑将其一刀两断！这就是刘邦斩蛇起义的故事。此故事影响深远，成为一段佳话，流传至少两千余年。于是“汉高祖斩蛇起义”便成为“大汉雄风”之头条。

离开斩蛇雕像，走进祠苑深处，发现碑亭错落矗立，殿廊排列有序。但见堂前设一个香炉，炉中熏烟缭绕，旁侧长幅短旌竞飘。两副楹联特抢眼：芒砀斩蛇千载犹传高祖事；中原逐鹿九州共沐汉家风。

在殿堂近旁，立一六角碑亭。此碑亭有多根明柱支撑，上下叠加三层，保留着明代建筑风格。碑石坚挺，碑高2.39米，宽1.15米，厚0.22米，碑额书“日月”，碑文是“汉高祖斩蛇之处”几个大字。碑座是一个巨大的赑屃（bixi）。观之美观大方。因年代久远，管理不善，碑文残缺且模糊。后又仿明碑重立新碑，配套建有高4.2米的仿古六角碑亭，古朴典雅，为今之面目。

此碑亭确实不凡，因为多次出现过幻觉，曾被誉为“天下奇观”：每当夜幕降临，灯光直射普照，两米多高的碑体忽然不见，却呈现出一尊金光四射的帝王形象，且分明向你走来。他头戴皇冠，身穿龙袍，腰束玉带，足蹬高靴，一手捋着长须美髯，一手按着贴身宝剑，如同当年戎马征战之刘邦再现。后人赋联云：青剑啸九重，芒山王气贯千古；赤龙腾万里大汉神威扬五洲。

正陶醉于斩蛇与建亭之际，蓦然发现，碑亭翘角上端异常，极目远眺，即刻传来一副圣影，大如豆，宛若扇。细观之，那定然是大汉开国皇帝刘邦之圣像。此圣像正立在赤帝峰巅，通过空中走廊，越过山川丛林，向斩蛇处张望。对此圣像，“可远观而不可亵渎焉。”（《爱莲说》）意即，美德广布远方，自然自立，威仪可瞻仰，而不容亵渎，云云。



古城内外

韩丰 摄

物语

被一种花纠缠

□徐玉向



初识凌霄花，其实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

那时，我刚到南方。厂房是在郊区，偶尔走出大门，村落的墙头或瓦片上，一簇簇火红点缀着碧绿映入眼帘。有的，聚在一起；有的，挂在枝头；有的，向上伸展。几乎每一朵昂首绽放的花朵，都在向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打工仔展示着艳丽与华贵。它们明亮的色泽和惊世的容颜，让我驻足仰望，让一个异乡人游离的目光转换成久久的凝视。

当地的工友告诉我一个响亮的名字：凌霄花。为什么它的每次出现都需我仰望？在那些美好的背后又深藏着怎样的故事？

随着对周围环境的熟悉，我得以有机会进入一些地方进一步了解那些花。终于，我看见过在墙角的那些弯弯曲曲缠绕的藤蔓。黝黑的藤，扭曲盘旋着，交织着，依着树，附着墙，以及它们身边一切高大的物件。在没有光的地方，连一片像样的叶子都没有留下，更别说花了。

我有些懊恼，对轻易进入这个园子有些后悔。倘若没有迈步，一直站在园子外面，那些花会永远那么美。我总以为那些花就是开给蓝天白云的。它们开时，我的眼前就是一片晴空；花落时，独留给我一

片清静。自退出园子刹那，再看那些花儿，已然没了往日的情致。此后，无论是在珠江边上的村落，还是苏杭的老街巷，在江南，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身影。无数次邂逅，尽管它们依然宽容淡定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旁若无人地开着自己的花，我已步入其中。

前些天，偶尔被一场大雨短暂地留置在江南的一座小城。透过宾馆的玻璃，我又看到了那些曾经熟悉的花儿。疾风过后，我分明看见了它们在风中的凌乱。花叶与探出附着物的细枝，一次次翻转，又一次次摆正。倘若没有那堵矮墙和树，恐怕只能“独立寒秋”了吧。当雨珠毫无征兆地倾泻时，它们无力地左右晃动着，好似在风雨中极力撑着伞的少女，纤弱而又坚韧。

“洒面松风吹梦醒，凌霄花落半床书。”前贤开窗夜读，醒来收获半床花儿。我这个假装潇洒四处辗转的家伙，第二天一早面对满阶红英却发不出任何感叹。跌落地面，混入泥水的境遇。人到中年，谁没有经历过几遭呢？眼前，在墙头的树枝上，仍有无数枚鲜艳的红光在跳跃着。

参观历史文化街区时，在一处城墙遗址上，我看见过一丛凌霄花在尽情绽放。经过昨夜的风雨洗礼，它们褪尽铅华，在厚重的城墙遗址上，我看到了另外一番韵致。另一处历史文化街区的古衙署遗址，只剩下一孤零零的一座半人高的纪念碑，以及一片萋萋荒草。纪念碑的对面，一株独立的数米高凌霄花柱，巍然屹立在天地间。

“藤花之可敬者，莫若凌霄。”我不由慢慢走过去，走到它的身边，如二十多年前初见时一般再次仰望。

百态



墨香书韵常相伴

□邓传宏

我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在县、市直机关单位文秘岗位辛勤耕耘数十载，平时八小时工作之外，闲暇之时总爱舞文弄墨。

受家庭影响，我从小就接触到书法碑帖。先辈是一名教师，写字、绘画有些功底。记得小时候他给我准备了好几本实用字帖，至今我都保存着，如楷书老三篇《为人民服务》和钟繇的《宣示表》、大楷颜真卿《自书告身》和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还有《四体百家姓》等。那时是生产队时期，没有农活可干，不上学时就贪玩，我对书法只是简单的了解。我真正对书法感兴趣是在上大学时，看到有同学对着庞中华的钢笔字帖在教室里练习，就跟风写硬笔。

书法是一门艺术，只有苦学方能有所成。一手好字是一个人的门面、一张名片，写一手好字，赏心悦目，能给人带来好的印象。参加工作，不论到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如果会写一手好字，那可是门面，优势更是不用说。

我深谙书法的重要性，由于多年的坚持及追求，偶然带着必然，参加了省书协培训中心举办的短训班，使自己对书法的认识有个质的飞跃，随后便一发不可收，加入研修班、高研班，对书法有了一个系统全面的学习与研究，在学、临、研、创中找到了正路。

想要学好书法，绝非一日之功，是一个长期、持久性的临创过程，在书法临创中走出自己的路子、形成独特的风格一直是我的追求。今年上半年，我荣幸成为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协会中各位大家的指导，如同一缕缕清风，吹散萦绕心头的迷雾，让我寻觅出适合自己的创作捷径。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对篆、隶、楷、行、草等书体有了深刻的认知与掌握，秉承传统规范，恪守碑帖古意，扎实历练自己，形成以隶书《石门颂》为立本的个性风格。

《石门颂》被人们称之为国之瑰宝、汉隶极品，清代张祖翼评说：“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也，力弱者不能学也。”杨守敬评说：“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为了把《石门颂》学深学透，我专门选购了“徐复仲本”，做成复原型高清摩崖拓片，悬挂在案前、存储于手机、放置于车内，抽空摹手追，溯源字法，力求形神兼备。

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博大精深，也是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在学习书法过程中，能加深对文化的自信，开阔视野并增强自豪感。学书法能修心养性，墨香琴韵更是相得益彰。有时，月光如银，泡上一壶茶，铺纸濡毫挥洒一番；或轻抚琴键，让舒伯特的《小夜曲》在指间流淌，日间的劳作疲惫便荡然一空，物我两忘。

练字修心，长期学习书法，不仅提升了艺术的眼光、增加了传统文化的浸润，也拓展了我的思维，让我对工作和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书法艺术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感悟书法，沉浸墨香，其乐无穷。